

面针疗法在损容性皮肤病治疗中的应用

文思颖, 李 瑛*

成都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 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 2026年8月26日; 录用日期: 2026年9月22日; 发布日期: 2026年9月30日

摘 要

损容性皮肤病, 例如痤疮、黄褐斑等指发生于面部、有损容貌的皮肤疾病。它不仅损害皮肤生理功能, 更易引发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现有疗法常存在副作用大、复发率高、费用昂贵等局限, 亟需探索更安全有效的替代方案。面针疗法融合中医经络理论与现代微针技术, 通过刺激面部特定穴位调节机体状态。该疗法具有简便安全、起效迅速、适应症广等特点, 在皮肤领域展现出独特潜力。本文将探讨面针治疗损容性皮肤病的理论基础及临床疗效, 为中西医结合美容提供循证依据。

关键词

面针疗法, 损容性皮肤病, 痤疮, 黄褐斑, 面部衰老

The Application of Facial Acupuncture in the Treatment of Disfiguring Skin Diseases

Siying Wen, Ying Li*

School of Acupuncture-Moxibustion and Tuina, Chengd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August 26, 2026; accepted: September 22,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30, 2026

Abstract

Disfiguring skin diseases, such as acne, melasma, and so on are skin disorders that occur on the face and disfigure. It not only impairs the physiological function of the skin, but also causes psychological problems, such a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Existing therapies often have limitations, such as high side effects, high recurrence rate, and high cost, and it is urgent to explore safer and effective alternatives.

*通讯作者。

文章引用: 文思颖, 李瑛. 面针疗法在损容性皮肤病治疗中的应用[J]. 亚洲急诊医学病例研究, 2026, 14(4): 447-451.
DOI: 10.12677/acrem.2026.144057

Facial acupuncture therapy combines the meridian the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ith modern microneedling technology to regulate the body's state by stimulating specific acupuncture points on the face. This therapy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implicity and safety, rapid onset of action, and a wide range of indications, showing unique potential in the field of skin. 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clinical efficacy of facial acupuncture in the treatment of disfiguring skin diseases, and provide evidence-based basi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for cosmetology.

Keywords

Facial Acupuncture, Disfiguring Skin Diseases, Acne, Melasma, Facial Aging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损容性皮肤病, 如痤疮、玫瑰痤疮、脂溢性皮炎、黄褐斑及面部衰老等不仅影响容貌美观, 损害人体形神之美, 更会给患者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和负担, 严重降低其生活质量。在信息时代, 过度依赖电子设备和熬夜已成为许多人的普遍现象。现代研究证实, 长期熬夜使用电子设备会加速皮脂分泌, 导致毛孔堵塞, 为痤疮丙酸杆菌的快速繁殖创造条件。该菌在生长过程中将饱和脂肪酸分解为大量游离脂肪酸, 这些脂肪酸渗入毛孔周围皮肤后, 会引发局部应激反应, 导致面部分刺、潮红、囊肿等症状的出现[1]。此类由熬夜等因素诱发的皮肤问题, 正是临床常见的损容性皮肤病。

2. 面针的理论起源与发展

面针疗法源于中国传统医学的诊断学, 其理论基础可追溯至中医经典《灵枢》。《灵枢·五色篇》详细记载了面部与脏腑的对应关系: “庭者, 首面也。阙上者, 咽喉也。阙中者, 肺也。下极者, 心也。直下者, 肝也。肝左者, 胆也。下者, 脾也。方上者, 胃也。中央者, 大肠也。挟大肠者, 肾也……”。将面部分为若干特定区域, 分别配属不同的脏腑器官。当某一脏腑或肢体发生病变时, 其对应的面部区域常会出现异常征象。医家会观察面部五色的沉浮、聚散、泽夭、明暗等变化, 结合五行生克理论, 以推断病位、病势及预后。

1973年, 张颖清教授提出穴位分布全息律和生物全息律, 进一步阐明人体各脏腑器官的生理病理状态可反映于面部。基于张颖清的理论及对古代医籍的研究, 并结合临床实践, 研究者们在1960年前后最终确定了24个面针疗法的穴区。因此, 面针疗法是通过刺激人体面部这一特定局部区域内存在的完整穴位体系来诊断和治疗疾病的针法[2]。

1976年, 美国学者 Dale 提出“微针系统”概念, 以区别于传统的“巨针系统”, 也就是现在常规针刺。微针系统指在机体相对独立的局部区域存在特定且完整的穴位体系, 包括耳针、头皮针、眼针、面针、鼻针等疗法。此时的面针主要应用于内科疾病[3]。

近年来, 随着社会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提高, 对美的追求日益成为风尚。针灸因其无毒无害、安全可靠、起效较快的特点, 在美容领域大放异彩。2021年, 中国颁布的《微针治疗操作规范》将“微针治疗/疗法”明确定义为: 利用微细针状器械对皮肤软组织实施机械性或物理性微创刺激, 以期获得治疗或

美容效果的医疗技术。凭借其独特的理论体系, 面针疗法也被正式纳入微针疗法范畴。

3. 面针的临床应用

3.1. 面针治疗痤疮

面部痤疮系发生于毛囊皮脂腺的慢性炎症, 属中医粉刺、酒刺、肺风粉刺、疮等范畴, 好发于青壮年, 病程缠绵反复。中医认为本病多因肺胃湿热上蒸颜面、外感风热或饮食不节致消化不良所致[4]。《黄帝内经》记载“劳汗当风, 寒薄为皴, 郁乃痤”, 《诸病源候论》亦明言“面皰者, 谓面上有风热气生皰”, 强调风、热致病, 《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肺风粉刺》中直接描述“此证由肺经血热而成”, 可见痤疮治疗离不开清肺、祛风、散热。现代医学则指出其核心机制为: ① 雄激素水平异常诱导皮脂腺肥大过度分泌皮脂; ② 毛囊导管口异常角化使皮脂及代谢废物难以排出, 进而形成粉刺; ③ 以痤疮丙酸杆菌为首的面部微生物大量繁殖, 促进局部炎症反应[5]。西医治疗多以疏导皮脂阻塞、改善微生物环境为治疗方向, 药物以维 A 酸类、抗生素类药物常见, 但耐药性及局部皮肤增厚、色素沉着等不良反应限制其长期应用。

中医体系中皮肤沟通经络, 联系脏腑, 针刺患处可经皮肤-经络-脏腑发挥调理脏腑、行气活血之功效, 痤疮热毒内蕴, 出针时摇针使脓血排出, 可使火热毒邪外散, 清热解毒。刘晓梅等[6]治疗痤疮采用在患处周围 0.5 cm 处以 15°斜刺进针, 围刺 4~6 针, 得气留针 30 min, 出针时摇针排出患处脓血。发现面针治疗能降低患者血清去氢表雄酮(DHEA)、白介素 4 (IL-4)水平。冯小菁[7]发现面针通过抑制雄激素分泌、干扰皮肤雄激素受体, 从而降低皮脂分泌并减少其排出, 认为面针疗法采用泻法可清热泻火、凉血解毒, 疏通壅滞之气血, 清泻皮肤瘀热。同时, 局部围刺可加速血液循环, 促进新陈代谢, 增强细胞再生能力。上述机制共同作用, 最终达到治疗痤疮的目的。

3.2. 面针治疗黄褐斑

黄褐斑是一种常见于中青年女性的色素沉着性皮肤病, 也是医学美容领域的疑难病症。其皮损常对称分布于面颊、颧、鼻等部位, 呈淡褐至深褐色蝴蝶状斑片, 境界清晰、表面光滑且无自觉症状, 严重影响美观。该病发病常与家族史、日晒、护肤不当及精神因素相关, 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8]。

中医称黄褐斑为“黧黑斑”。《外科理例》指出其好发于女性, 多与情志不调有关。姚春海教授总结前人观点, 认为其病机属“本虚标实, 脉络瘀阻”: 本虚: 责之肝、脾、肾三脏。肾藏元阴元阳, 为先天之本; 肝主藏血疏泄, 喜调达; 脾主运化, 为后天之本, 化生气血以养颜。劳伤日久, 肝肾亏虚则阴亏血弱, 血不华肉; 脾虚失运则气血生化不足, 面部失荣, 均可致斑。标实: 主要为“血热血瘀”。情志不遂致肝郁气逆, 气郁化火, 久则成瘀; 脾虚酿湿, 郁阻血脉亦成血瘀。脉络瘀阻, 气血不荣于面, 发为黄褐斑[9]。现代医学发现黄褐斑皮损处存在血管扩张、炎症反应、屏障受损及黑色素增生等现象[10], 其病理机制与中医“脉络瘀阻”病机相契合。因此, 治疗宜遵循“治络”思想, 通过面针“多穴浅刺”达到活血通络、养血充络的目的。“多穴”指在皮损局部采用围刺、散刺、排刺等法; “浅刺”即针刺深度较浅, 约为 3 分, 强调手法和缓、刺激适中。廖厚秀[11]发现在调 Q 激光基础上联用面针, 能调节气血、改善面部循环、加速皮肤代谢及色素排泄, 既有效淡化色斑、缩小面积, 又能调节气血脏腑功能, 从根源改善面容, 提升满意度。雷小葆[12]的研究进一步证实: 面针联合调 Q 激光治疗黄褐斑后, 皮损处平均光密度值及累积光密度值较同组治疗前显著下降, 且联合组值明显低于单用激光组。这表明面针在联合疗法中对改善临床症状具有重要作用。

3.3. 面针治疗面部衰老

面部衰老是机体和面颈部的软、硬组织共同变化的结果, 主要表现为皮肤皱褶, 脂肪流失、组织容

量萎缩等。症状包括鼻唇沟加深、颈部和下颌缘线失去清晰的轮廓、口角囊袋出现等, 这些变化不仅影响整体面容的外观, 还会影响患者的自信和生活质量。《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 “女子五七阳明脉衰, 面始焦, 发始堕。六七三阳脉衰于上, 面皆焦, 发始白。七七任脉虚, 太冲脉衰少, 天癸竭, 地道不通, 故形坏而无子也”。可见, 面部容颜衰老跟经脉气血的盛衰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只有脏腑功能正常, 经络通畅, 气血旺盛, 面部才能容光焕发。而经络是气血运行的通道, 针灸治疗对经络气血的调节是最为直接的, 可以通过刺激人体的经络和穴位, 改善气血循环, 达到一定的抗衰老作用[13]。

方名扬等[14]认为面针治疗的核心机制在于其机械刺激作用: 针体刺入表皮-真皮交界处至真皮网状层, 形成可控的微损伤, 从而启动皮肤的自然愈合级联反应, 促进胶原纤维的生成与重塑, 最终实现抗皮肤衰老的目标。此过程通常分为三个阶段: 炎症期(损伤后 72 小时内), 微损伤引发轻微出血和炎症, 激活血小板释放关键生长因子(PDGF, TGF- α/β , FGF-2, EGF), 刺激成纤维细胞活性并募集炎症细胞清除损伤, 为后续修复奠定基础; 增殖期(随后 2~3 周), 成纤维细胞大量迁移并合成 I 型、III 型胶原蛋白、弹性纤维及透明质酸, 同时新生血管形成提供养分, 研究表明连续治疗可显著提升胶原与弹性纤维含量, 增加皮肤厚度与弹性; 重塑期, 新生的 III 型胶原逐渐转化为更稳定的 I 型胶原, 胶原纤维重新排列形成更紧致有弹性的皮肤结构, 同时表皮颗粒层增厚改善屏障功能, 使皮肤呈现健康质地与光泽。

针对自然衰老或提前衰老的皮肤, 针灸疗法可以激发经络气血上行面部、濡养皮肤, 使其滋润有光泽, 从而达到抗皱、除皱、紧致、靓肤、美白等功效。李孟汉等[15]人对 22 名存在面部衰老症状的女性患者采用滞针结合面针治疗, 发现治疗后患者皱纹严重程度评定量表评分均显著降低, 证明滞针结合面针可有效改善面部衰老症状。

4. 小结

面针疗法融合中医经络理论与现代微针技术, 兼具微创安全、适应症广及成本低廉的特点, 为损容性皮肤病提供了安全有效的解决方案, 尤其适合西药疗效不佳或反复发作患者。当前研究仍存在操作标准化不足、分子机制不明等问题。未来需深化面针调控炎症通路及微生物组的机制探索, 建立量化操作规范, 并通过多中心大样本研究优化联合治疗方案。面针疗法有望成为中西医结合美容领域的重要支柱。

参考文献

- [1] 王娜, 刘涛, 林艺婷, 等. 青少年熬夜引起痤疮发病相关性研究进展[J]. 中国医疗美容, 2023, 13(6): 85-88.
- [2] 张颖清. 全息胚针灸的机制[J]. 自然杂志, 1992(1): 35-38.
- [3] 茅释之, 张虹. 浅谈面针疗法在美容中的应用[C]//中国针灸学会. 2011 中国针灸学会年会论文集(摘要). 2011: 2097-2100.
- [4] 王红丽, 鄢羽欣, 杨小雪, 等. 李惠林运用“通三焦-开玄府”疗法治疗痤疮的经验[J]. 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5, 42(5): 1250-1254.
- [5] Hazarika, N. (2021) Acne Vulgaris: New Evidence in Pathogenesis and Future Modalities of Treatment. *Journal of Dermatological Treatment*, 32, 277-285. <https://doi.org/10.1080/09546634.2019.1654075>
- [6] 刘晓梅, 王梦, 赵礼东. 英花枇杷颗粒联合面针疗法治疗寻常痤疮的疗效及对患者血清 DHEA 和 IL-4 水平的影响[J]. 中国美容医学, 2025, 34(4): 90-94.
- [7] 冯小菁. 面针配合中药治疗痤疮[J]. 湖北中医杂志, 2001(6): 45.
- [8] 洪文茜, 吴一菲. 黄褐斑病因及发病机制研究进展[J]. 皮肤病与性病, 2021, 43(2): 175-176+235.
- [9] 刘馨, 刘青云, 田凤艳, 等. 姚春海教授外治黄褐斑经验总结[J]. 中国美容医学, 2023, 32(7): 163-166.
- [10] Espósito, A.C.C., Brianezi, G., de Souza, N.P., Miot, L.D.B., Marques, M.E.A. and Miot, H.A. (2018) Exploring Pathways for Sustained Melanogenesis in Facial Melasma: An Immunofluorescence Stud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smetic Science*, 40, 420-424. <https://doi.org/10.1111/ics.12468>
- [11] 廖厚秀. 针灸背俞穴联合局部围刺治疗黄褐斑疗效观察[J]. 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 2017, 26(5): 488-490.

-
- [12] 雷小葆, 黄咏梅, 唐小辉. 面针疗法联合调 Q 激光对黄褐斑皮损及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J]. 中国美容医学, 2021, 30(4): 52-54.
- [13] 张丽娟, 陈利芳, 孙健岚. 论针灸美容的特点与优势[J]. 江西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1, 33(5): 121-124.
- [14] 方名扬, 范小燕, 鲁双, 等. 微针在面部年轻化中的应用进展[J]. 中国医疗美容, 2025, 15(3): 111-116.
- [15] 李孟汉, 张元, 冉大为, 等. 滞针结合面针应用于面部美容 22 例[J]. 中国针灸, 2025, 45(1): 41-44.